

台湾来的渔船

薛 家 柱

7.5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省人民骨肉深情
的中篇小说。

台风把蔚蓝色的大海搅得浪起涛涌，一艘台湾省渔
船遇难了。我国沿海一个岛屿上的老渔民带领一群少年
儿童，在惊涛骇浪中搭救了遇难的台湾渔民。医务人员对
台湾渔船船长肖文汉的疾病进行紧张的治疗，同时也对
“奇怪的病人”邱克积极医治。肖船长病愈后，独自去
寻找一家缝鞋铺，少先队员注意了他的神秘行动。后来，
在一个晴空如洗、明月如镜的美丽夜晚，台湾渔民和大
陆人民欢聚在一起，肖船长一家骨肉亲人团聚了！此时此
地，此情此景，该是多么激动人心啊！谁不期待台湾骨
肉同胞和大陆亲人相逢在五层红旗下，团聚在祖国的怀
抱中……

作品内容真实感人。故事情节生动曲折，语言流畅抒
情，很富有海岛上的生活气息。

台湾来的渔船

薛 家 柱

※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5%印张 54,000字

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330册

书号：R10091·778 定价：0.27元

目 次

台风到来之前.....	1
呼救讯号.....	11
渔船静悄悄.....	20
奄奄一息的船长.....	30
在荒岛上.....	41
惊涛骇浪中.....	52
血，同型号的血.....	63
奇怪的病人.....	74
跟踪查根.....	86
团圆月.....	98
祖国，我们一定要归来.....	107

台风到来之前

这真是奇异的海底世界！

海水蓝得透明。人在水里虽不象在岸上那样看得清楚；但深蓝的海底并不是一片黑暗。看上去隐约有些光亮，真象有奇珍异宝在海底发光哩！那些鲳扁鱼哟、鲳鱼哟、鲭鲆鱼哟、海鳗哟……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。它们看到孩子们游动的白生生双腿，还以为是什么食物，围了过来啄着、吮吸着……叫人痒嗖嗖怪舒服的。

卫国一口气跟着涛涛一个猛子扎到十多公尺深的海底。

海底全是高高低低，凹凸不平的礁石。上面长着滑溜溜的苔藓、海藻和紫菜等海底植物。

到了海底，涛涛就拉着卫国的手，用小铁铲指着岩石上闪闪发光的贝壳，意思是说：

“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淡菜。快铲吧！”

在海底幽光的映照下，礁石上有不少青黑色的贝

壳在一闪一闪蠕动，一只只都有小孩手掌那么大小。

“这就是淡菜吗？”卫国在心里嘀咕着。

他原来以为淡菜是植物呢？谁知它却是贝壳类的东西。

涛涛已经用小铁铲在礁石上“吭喇喇”地铲起淡菜来了。他动作轻巧，这淡菜也似乎很好铲，一铲子下去，全吓唬掉进了挂在脖子上的塑料袋。

卫国连忙游到涛涛身边，学着他的样子，也用小铁铲铲起淡菜来。不过，他的动作没有涛涛那样轻松、那样利索。

铲不了一分多钟，卫国就感到胸脯憋闷得慌。水底的压力本来就大，再加脖子上挂着装有淡菜的塑料袋，更觉得沉甸甸地受不了。卫国实在憋不住了，可嘴里又不好说话，就匆匆用手拉了涛涛一下，猛力用脚蹬着水，一个劲地向上窜。

涛涛毫不在乎地仍在铲。他见卫国已经支持不了往上窜，也就急急地再铲几下，跟着他往上升。

不一会儿，他们就相继冒出水面，爬到了岸上。

阳光照耀着沙滩，金黄的沙粒晒得火烫火烫。卫国也顾不得了，一屁股坐到沙上，大口大口地直喘气。

卫国是县城一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。县城是在一个较大的梅花岛上，离这个东海前沿的小岛有半天的海路。

卫国的爸爸是县公安局的科长，妈妈是县人民医院的医师。每年暑假，卫国一个人在家里太寂寞、单调，就到这个公海边上的珊瑚岛外公家来度过夏天。

这儿，虽说没有戏院，没有冷饮店，也不象县城那样热闹；可这儿有无边无际的蔚蓝大海，有宽广平坦的金色沙滩，风光美丽，环境幽静。 he 可以和表妹海兰一起做暑假作业、温习功课；可以和这儿的小伙伴涛涛、小和他们在蓝色的海湾里洗澡、游泳、铲海蛎子、抓小蟹；也可以在海滩上踢球、摔跤、游戏、晒太阳，……这个珊瑚岛真是孩子们理想的避暑胜地。

今天早晨，做完功课以后，涛涛提议到海底去铲淡菜，问卫国敢不敢潜水到海底去？卫国想这有什么了不起？他是县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游泳班的学生。一百公尺蛙泳他还得过地区比赛的冠军。至于潜水嘛，他也训练过。每天早晨，他都要拿满满一盆水，把头浸下去，屏住气不呼吸。日子长了，他屏气能屏上几分钟，还能在水里换气，睁开乌溜溜的大眼睛呢。

在县城，他也常常在港口、码头，和同学们比赛潜水，看谁潜得深，潜得远。

没想到，在这珊瑚岛深海潜水完全是两回事。卫国这一下子可憋坏了，坐在沙滩上哼哧哼哧地喘了半天气，还没完全恢复过来。

“怎么样，你吃不消吗？”涛涛走过来笑着问他。

卫国是个倔强的孩子，是不愿让人笑话的。他虽然已憋得满脸通红，还是装得无所谓地说：

“没什么……只是喘气稍稍有些急……”

涛涛斜眼望着他。见他故意转过头去左右环顾风景，知道他不好意思，也就安慰说：

“休息一下就好了……”

正在收拾淡菜的小和，把他们两人塑料袋里的淡菜全倒了出来，他兴奋地拍着手叫喊：

“啊！真多哟……这淡菜真是又大又肥……”

小和是个瘦小的男孩子，不光身材小，胆子也小。淘气的同学总爱欺侮他，只有涛涛象大哥哥那样保护他。他们从此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大伙干脆叫他是涛涛的“影子”。涛涛在那儿，他准在那；涛涛说什么，他就附和什么；涛涛下海去铲淡菜，他胆子小不敢潜到深海，就帮涛涛在岸上照看衣物，收拾胜利

果实。

现在，他见涛涛和卫国捞到这么多淡菜，就快活地嚷着：

“快来吃呵！尝尝这又嫩又鲜的淡菜罗！”

小和拿着几只最大的淡菜来到卫国身边。他用小刀把淡菜乌黑的壳一割，两片壳就马上分开了，露出了雪白的淡菜肉。他笑嘻嘻地说：

“吃吧！”

新鲜淡菜卫国吃过，那是妈妈煮熟了的，生的可从来没有进过嘴。涛涛见卫国不敢吃，就拿了过来，

“呼哧”一声把鲜淡菜肉吸到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嚼起来。

“吃吧，你吃一个试试。”小和诚恳地说服卫国，“味道可鲜美呢，保险你不会吃坏肚子。”

卫国见小和这样殷勤，不忍推却他的好意，就拿了一个来尝尝。啊！这生淡菜的味道确实鲜美，真是可称为“海底牛奶”呢。

“怎么样？”涛涛笑呵呵地望着卫国。“还敢到海底再铲一次吗？”

卫国是向来不肯服输的，样样事情都好胜。他见涛涛这样挑战般地向他望着，如果自己说“不去！”他



这个游泳冠军不是太坍台了吗？恐怕还要惹小和这样的胆小鬼笑话呢。再去一次吧！好在吃了几个鲜淡菜，自己身上力气又象恢复了，这“海底牛奶”真是高蛋白的营养品。

“好！再下去一次！”卫国一个鲤鱼打挺地马上从沙滩上跳了起来。

这次潜水入海，卫国特别注意呼吸的调节和体力的控制，所以到了海底还觉得身体挺轻松，不象刚才那样憋得慌。

涛涛又“唢喇喇”地急呼呼铲起淡菜来了。卫国不在于多铲淡菜，想借此机会多看看海底的风光。

礁石边，墨绿的海带在徐徐飘动着。粉红色的海星象花朵那样在水中开放。一只不大的海龟正从礁石下伸出头来，它见卫国向它游来，就警惕地瞪着小眼睛，身子一动不动地伏着。

好家伙！卫国心想：如果能把这个海龟逮住，将来带回县城去，学校里的同学肯定会喜欢得不得了，把它当宝贝养在学校科研小组那个小“水族馆”里的。

卫国正拿着小铁铲向海龟游过去。突然，海水混浊起来了，蓝幽幽的海水里搅起了一阵浑黄的泥沙。平静的水流也象煮沸了似地翻腾着。

卫国还不知这些沙泥是从哪儿来的，猛地，涛涛游了过来，拉起他的手就向上窜。
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卫国还想从涛涛手中挣脱出来，去抓这只海龟。突然，前边掠过一道黑影，一条大鱼正朝他们游来了。

啊！鲨鱼？！这可把卫国吓坏了……他听不少人谈起过这鲨鱼是海里最凶猛可怕的鱼类，它的牙齿十分锋利。在海中遇上它可不得了，往往有生命危险。在县城那个岛的周围是不大有鲨鱼的。这个靠近公海的珊瑚岛是听说有鲨鱼，但卫国来了好几个暑假也没遇

见过。因为平时鲨鱼都在深海里活动；可今天，它怎么游到这海滨的港湾来了呢？

快逃！卫国紧张地拉着涛涛的手使劲蹬着水往上窜……可是鲨鱼游动速度更快，它象黑呼呼的鱼雷那样射了过来。眼看它张开血盆大口，咧着尖利的牙齿朝他们冲来了……

这一下可把卫国吓得没有主意，差点叫喊起来。但涛涛毕竟是海上长大的渔家孩子，听惯了大人们同鲨鱼搏斗的故事。他就双目紧盯着向他游来的鲨鱼，顺势拉着卫国向下一闪，然后用铁铲狠狠往鲨鱼的肚子上扎了一铲子！

鲨鱼被铁铲扎疼了，忽啦啦打了一个滚，朝旁边游了过去。涛涛就乘机拉着卫国很快向上窜了几下，冒出了水面……。

当卫国双脚踏在发烫的沙滩上时，就顺势倒在软呼呼的沙窝里不想动弹。一颗心在胸膛里象敲小鼓那样“噗通！噗通！”跳着，到现在他还害怕哩。

“运气还好，碰上一条小鲨鱼。”涛涛还是大大咧咧地笑着走过来，用手巾擦着身上的水滴。“嗨！如果碰上个大家伙，它不吃掉你，尾巴一扇也够你受的……”

卫国默不作声地瞧着涛涛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

“鲨鱼的尾巴可厉害呢！”小和正在替卫国取下脖子上的塑料袋。他见好朋友在说鲨鱼怎么凶狠，也就眉飞色舞地帮着说：“它尾巴象大刀一样锋利，谁被它尾巴一扇，也就头破血流了……”

“乖乖！这海边怎么会有鲨鱼呢？”卫国张嘴咋舌地还在呆呆地想着这个问题。

涛涛望着海的远方，象富有经验的水手那样说：

“要起风暴了。你没听说过吗？‘海浑鲨鱼翻，大风卷海滩’。每当大风暴来到，海水也就浑浊起来深海的鲨鱼就躲到海湾来避风了……”

天气闷热得厉害。白炽的太阳照耀着，天上飘着一团团发亮的云彩，看样子是要刮风下雨了。

他们往村子的山岗望去，山顶上已经升起风球，预报强台风马上要来到。

这个山岗是一座陡峭的悬崖。山顶有一座小房子。房顶除了有预报天气的风球架子以外，还飘动着一面红旗。远远望去，真象一支火炬。

这是珊瑚岛少先队搞的气象观察哨。

这儿，离大陆远，气候变幻无常，电台每天播送的大陆气象预报往往不太适用。少先队员们就自己竖

起了风向标，造了百叶箱，每天观察风向、云层、气压。还养了不少鱼儿、蚂蝗、青蛙等小动物，结合从老渔民那儿搜集来的天气谚语，每天进行天气预测。这样，既有电台的天气预报可参考，又结合当地气候的特殊情况，往往预报就更精确，很受当地渔村人民的欢迎。孩子们也能把课堂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。

这个气象哨的负责人叫海兰，她是卫国的表妹。现在，她急匆匆地从村子里向海边跑来，边跑边喊着：

“卫国——涛涛——”

他们一听，连忙收拾起东西，迎了上去：

“海兰，出了什么事？这样慌慌张张的……”

海兰长得很壮实。一张红朴朴的脸上有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。她跑得满脸绯红地说：

“收音机坏了，滴滴叭叭地响个不停。卫国，你快去检查检查吧。”

卫国在学校里成绩很好，又是科技小组成员，自己会装半导体收音机。每年暑假到这儿来，都要帮助表妹把气象哨那架老得没牙齿的收音机检修一次。海兰对这位小表哥是很佩服的。

现在，卫国一听收音机又发生故障，就二话没说，象一阵风那样向山岗的小房子飞奔而去……

呼 救 讯 号

收音机里传出的这阵噪音确实很怪。卫国又是听，又是观察，还把收音机的各个部件东转西拧，甚至把整个机器转过来，翻过去，还是找不出它的毛病。他焦急地自我解嘲说：

“咦——怪了，机器好象没毛病哟……”

海兰一看他这副焦急样子，安慰地说：

“别急、别急，你慢慢找吧。”

卫国找了半天，还是显得无能为力地说：

“毛病找不到……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
这噪音是稀奇：它不象有故障发出的那种咔咔嚓嚓嘈杂声；而是一种有节奏的“滴滴——啵啵”声，象是有人在揿着电键发电报。

“对！这会不会是电波干扰？”海兰心中一动，在暗暗地想。

她是学过收发报技术的。去年夏天，解放军通讯部队为县少先队夏令营开办了一期无线电通讯学习

班，海兰去参加过学习。经过二十多天的训练，她初步掌握了收发报的技术。以后，解放军叔叔还到这前沿小岛上帮他们安装了一台收发报机，以适应战备需要。这样万一有特殊情况，就可用无线电进行联络。

海兰连忙坐到桌子面前，戴上了耳机。通过收音机，她清晰地听到了有节奏的电波声，“滴滴——啵啵”……她就脱口而出地叫了起来：

“啊！是海上紧急求救讯号。”

“什么？”卫国把头凑了过来。“是求救讯号？”

“对！”海兰点了点头，屏息静气地倾听着。

“这么说，收音机没有坏？”卫国反过来问。



“收音机没有坏，海上有船坏了，正在发出紧急呼救讯号呢！”

海兰在通讯学习班学过无线电的不少讯号。这种有节奏的呼救讯号，是国际

上通用的，她很熟悉。

卫国也接过海兰的耳机，戴到耳朵上听了起来。他虽然没学过无线电通讯技术，也约摸能听得出这种有节奏的讯号是怎么回事，就点点头说：

“唔，是象紧急的呼救讯号……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
海兰一下也拿不定主意。她不知道遇难的是什么样的船？更不知道出事的地点在哪儿？从耳机里又尖利又强烈的电键声音听来，电波好象就在不远的地方发出的。说不定遇难的船就在这小岛附近的海面……

怎么办？爸爸不在岛上，他带领全村的青壮年渔民到海上捕鱼去了。妈妈也不在，她清早到县里去开民兵会议。岛上只有爷爷在。爷爷原来是岛上的渔民协会主任。现在他年老退休了，只是在渔讯期间帮助大队干部管理一下岛上工作，平时就在紫菜养殖场参加一些轻便劳动。

“去！快去告诉爷爷。”海兰放下耳机说。

“对！看来情况很危急，得想办法。”卫国同意地点点头。

他们锁上了门，飞快地沿着陡峭的石阶小径跑下山来。

海兰的爷爷就是卫国的外公，是一个闲不住的老

人。他们跑到了紫菜育苗室，爷爷却不在。正在水池边打扫的阿姨说：“他到海边去检查海带棚架去了。你爷爷说：台风马上要来了，棚架如果不固定好，海带就要被风浪卷走……”

海边也不见爷爷的影子，只见已经固定好的海带棚架在浪里浮沉……

最后，他们终于在大队办公室找到了爷爷。他正为难地拿着电话机不知怎么办才好呢。

海兰刚把收听到呼救讯号的事一提，爷爷就一拍桌子说：

“啊，真巧！我刚收到县渔场指挥部打来的电话：说是他们收到海上渔船遇险的求救讯号，方位正在我们岛附近的剑门礁海域，要我们马上派船去抢救……”

“那我们就快去哟！”两个孩子同时喊了起来，跃跃欲试地说。

“不行哪……”爷爷为难地搔着满头银发。“渔船都出海了，村子里没有船，也没有人……”

“海湾不是还有一条小风船吗？”卫国提醒爷爷。他刚才铲淡菜就是从这条船上跳下海的。

“光有这条小船有什么用？人呢？”